

傣家金蓮花

刘 绮



7.7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十四篇小说。主要表现傣族、撒尼族青年妇女和儿童解放后的幸福生活。

《傣家金莲花》等七篇表现青年妇女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成为本民族的优秀演员、教师、保育员以及汽车驾驶员、拖拉机手；《苗家花裙》表现党对群众生活的关怀，为苗族妇女设计和印制花裙；《傈僳寨的喜事》写民族风俗的改变；《泼水节的晚上》等五篇从不同角度表现儿童生活。

作品有边疆民族生活气息，语言朴素、自然。

傣家金莲花

(短篇小说集)

刘 绮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75 数字：73,000

1978年10月第一版 197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500

统一书号：10116·718 定价：二角七分

目 录

彩色的道路	(1)
安那玛	(11)
傣家金莲花	(19)
边疆早春	(31)
嬢嬢	(37)
傣侬寨的喜事	(45)
依万姣	(51)
哭丧寨的女人	(59)
苗家花裙	(74)
新航道	(85)
泼水节的晚上	(92)
小赞哈	(99)
苏达上学	(106)
边寨学校的早晨	(111)

彩色的道路

依南柳刚刚出车回来，就迈着大步，急着找万师傅。她仍然穿着那套劳动布的驾驶服，只摘下帽子，拍打了一下旅途的风尘，两条辫子按照傣族习惯盘在头上，象一个花冠，把她那匀称的脸庞衬得更漂亮了。

她在车场中找到万师傅，他正在检查一辆庞大的载重汽车。万师傅已经三十多岁了，个子又高又大，看起来很严肃，实际上待人再亲切也没有了。从朝鲜战场受伤复员回来以后，组织上依照他的志愿，仍然分配他在运输线上工作。他一见依南柳就高兴地向她祝贺：

“依南柳，你回来了，你那辆‘小吉尔’成了匹小飞马了，红旗又要到你车厢上了吧！”

“万师傅，让我也去吧！西双版纳是我的家乡。”依南柳在运矿石的途中就听说队上接受了运送变压器去支援傣族人民修建发电站的光荣任务，一见万师傅面，就急不可耐地要求着。本来任务交下来，万师傅已经考虑了很久，时间短，载重量大，再加上沿途坡陡，经常要过渡，任务的确很

艰巨；他计划用“太脱拉”^①运送，再派一部备车接应，每个车上两个驾驶员，轮流开车，这样，路上的行程就可以一天也不耽搁了。自然这就需要挑选优秀驾驶员，尤其是意志坚定的人。

“急什么，有你一个，快准备准备，明天出发！”万师傅笑着回答，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依南柳这才松了一口气，她觉得如今自己真是最幸福的人了，头上飞过一只黑黑的小鸟，依南柳觉得自己也象插上了翅膀，能飞上那蓝蓝的天空。难道这不值得高兴吗？她即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不但是回去，还要为他们运变压器去。老支书和阿爹一定会很高兴地议论着，姑娘们也都会围住自己问个不休，还有那个黑眼睛的小伙子岩欣……想到这里，不知怎的，她感到心里一阵慌乱，又隐隐的有些甜甜的感觉。

“对，到新华书店给他买书，再到民族商店给阿爹买包头。”她自己决定了，就向大街走去。迎面走来一个陌生的人，依南柳竟不自觉的向他点头微笑，现在她多么想让别人也来分享她的快乐啊！

二

引擎的声响划破了清晨的寂静，接着无数辆汽车，都加入了这个大合唱，崭新的象小房子似的变压器，装载在有十个轮子的“太脱拉”上，车队迎着晨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① 一种大型载重车。

出发了。

依南柳靠着车窗坐在万师傅旁边，车子平稳、扎实地行驶着，微风抚弄着她额前的短发，在她面前展开一条宽阔而平坦的道路。吐芽的绿柳掠过去了，绽开的红桃掠过去了，田野已是一片新春景象。她多想摘朵桃花戴在头上，到小河边去照照自己啊！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她初次坐上别人驾驶的汽车，耳边只听得一阵阵风声，好象人都腾在半空中，一个个“傍山险路”的牌子从眼前闪现过去，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吓得她紧闭着眼睛；那时候，她怎么能想到自己也能驾着“飞马”在这条金色的道路上奔驰呢？

依南柳出生在一个秀丽的傣族村寨，在她刚刚十岁的时候，家乡解放了，人民政府办的学校，就在她家门口，老师来动员了几次，阿爹就让她上学了。当她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运输公司办的驾驶训练班来招生，准备培养一批兄弟民族驾驶员。老支书波一艾对她说：“依南柳，去学习吧！我们傣家人有了毛主席共产党，一个个都要变得象‘叭英’^①一样聪明。”这样，依南柳才离开寨子来到昆明。

但是，学习的道路却不是那么平坦，依南柳文化水平低，再加上汉语也说得不那么纯熟，一到了课堂里，她就变得笨了。万师傅讲的课听不懂，写在黑板上的机件名称，什么引擎、排档、方向盘记也记不清。特别是临到实际操作时，看着万师傅开起车来那样得心应手，好象不费什么力气，可轮到自己，一坐上驾驶台，就觉得周围都在旋转，马

① 傣族的王神。

达贴着耳朵轰轰地鸣响，汽油发出那样强烈的气味，操作起来脚动手不会动，手动脚不会动，眼睛也不知要看哪里才好。

本来，依南柳从小没有阿妈，阿爹每天到领主家帮工，没法照顾她，她就象大青树的藤落在地上就生根，独自顽强地生长起来；几场恶性疟疾都让她战胜了，她并不是个爱哭的姑娘，可是遇到这样的困难，她开始灰心了。她问自己：“我能学得会吗？也许寨子里老波涛^①讲得对，‘没有翅膀，就不要想飞翔’，怎么办呢？回去吧！回去参加劳动还是个有用的人。”她带着一种留恋的心情，把自己那简单的行李裹了起来，把大毛巾、轴线、做统裙的花布也全塞了进去，并且事先打听好，知道站上有一辆开赴西双版纳的货车。

依南柳把帽子戴得低低的，尽量避免遇见熟人，她轻手轻脚地走着，没想到从那辆货车下钻出一个人来，恰恰就是自己的万师傅。他穿着满身油污的衣服，显得更高更大，一看见依南柳和她的背包，他已经明白了一大半了。依南柳立刻感到一阵羞愧和不安，虽然万师傅仍象平日那样温和地对待她，她却觉得万师傅的眼睛，象两只电灯光，照得自己不敢抬眼，她情愿师傅骂她一顿，心里还会好受些。

“依南柳，这也都怪我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恨不得一下子都教给你们。”师傅反而自己检讨起来了。

“没、没有。”依南柳惶惑地回答，一时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话说。

^① 即老大爹。

“这样吧！以后下了课我再给你重复讲一遍，哪里不懂你就问我。”万师傅笑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依南柳啊！任何事情都有困难呢，记得我以前学开车，也不知挨了车行老板多少巴掌，那时候为了挣一口饭，忍气吞声还是得干。姑娘啊！你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多么好，能因为学习困难就要回家吗？你们傣族不是盼望有更多的汽车吗？党交给我培养你们成为驾驶员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不管怎样我也要教你教会。”

听了万师傅的话，依南柳感动得直想流泪，她觉得师傅真象阿爹一样，那么关心自己。依南柳也想起小时候，为了要赶摆，阿爹答应等马帮来时，给她买一条大毛巾，小依南柳向寨口望啊望啊，可是总也听不见马铃响，有什么办法呢？阿爹说马帮从昆明下来一趟要走一个月呢。如今通了公路，汽车来来往往，遥远的边疆，也能要什么有什么，百货公司玻璃柜里，摆设着各种漂亮的货物，不都是一车车从内地运来的吗？寨子里送自己来学习，不学会怎么好意思见老支书和寨子里的人，还有那个黑眼睛的小伙子岩欣呢？

师傅课上讲，课下讲，早上教，晚上教，八个月的时间在马达的声响，和汽油的熏陶中过去了。依南柳经过考试终于获得了一张驾驶执照。万师傅这次选中依南柳运变压器，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觉得在这个傣族姑娘身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夜晚，地上已洒下了一层寒霜，空气似乎也凝住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老万半夜起来，发现教练车里坐着一个黑影。

“谁？”老万奇怪了。

“我。”从黑暗里传来了怯生生的应声。

等老万走近一看，却发觉是依南柳在练习驾驶；一双手已经冻得发僵了。要知道这样的冷天，对于一个来自亚热带边疆的傣族姑娘，是多么大的威胁啊！老万连忙把自己的棉衣给她披上。从那时起，师傅就更喜欢这个徒弟了。

一个山峰接一个山峰，树丛不断向后退去，公路延伸向远方，象一条金色的带子。从车窗望去，忽而是悬岩峭壁，忽而又闪出平坦的大路；有时雾气完全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有时云朵就从窗外飘过。依南柳换下万师傅，自己坐上了驾驶台，如今开着汽车，就象在寨子里摇着纺车一样自如。

开始上坡了，山坡好象直插入云霄，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山谷，车速减慢了，现在每小时只能前进三公里。依南柳几乎是屏住呼吸，心也激烈地跳动着，最大的困难是要保持不熄火，一直上到坡顶。

“别慌，依南柳，只管稳住开就是！”万师傅说着，却若无其事的轻声哼起歌来。师傅的嗓子又哑又沙，实在说不上好听，但在依南柳听来，却意外的起了镇定的作用。

忽然，车轮嗤嗤的直滑，却一步也前进不得，地上黄灰铺得很厚，象一床柔软的被子。依南柳正想让给师傅开，被师傅阻止了，“稳住，开！”万师傅简短的交代了一声，招呼后面的备车停下来。路边茂密的芦苇，在风中微微摇摆，好象特意为他们准备好似的。万师傅折下了一把代替扫帚，霎时扫得黄灰飞扬，路面的碎石露出来了，“太脱拉”好象一个年迈的人，颤巍巍的驶过去了。就这样清除一段路面灰尘才能前进一段，一直上到坡顶，依南柳才长长的舒了一口

气，算是过了一道难关，回头看看师傅，满身黄灰，额上冒着汗珠，正满意地看着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三

中午的车站特别热闹，小饭馆里锅铲叮当响，烧菜的味道喷鼻香。依南柳刚停下车来，站长就打着小红旗来到面前：“你们是运输总站的吧！有电话找你们。”

依南柳紧跟着万师傅来到站上，她听见从听筒传来调度科长那浑厚的声音：“老万吗？你们辛苦了！西双版纳电站已经完工，只等安装机器了，你们能在明天下午赶到吗？”

依南柳在一边竟急切地夺过话筒代替师傅回答：“徐科长，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是依南柳吗？好，有问题就打电话来联系，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电话那边的声音，似乎使人更增加了信心。

师徒俩从车站出来，“太脱拉”去支援边疆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旅客们都对他们肃然起敬，饭馆里为他们准备好了好饭好菜，大家也纷纷给他们让座。

天气闷热得厉害，迎面吹来的也是一阵阵热风。万师傅检查过轮胎，两辆大拖车又向前行进了。忽然，眼看着乌云全都聚集起来，似乎马上把黑夜带来了，暴雨象瓢泼似的，从车棚上往下漏，只听见四面山谷也响着水声。巨大的车轮缓缓地滚动着，颤巍巍地开过路面；窗玻璃上的小擦子不停地运动着，眼前的路途越来越泥泞了。依南柳紧张地注视着前面，眼睛都睁得发酸了，却不见对面有任何车过来。心里

正在纳闷，万师傅猛地刹住车，公路塌方了。依南柳这才看见对面也有几辆被阻挡的货车。由于雨水的浸润，石块、泥土还不断地从山上滚落。“万师傅，这可怎么办？”依南柳几乎是带着哭声，他们已经向上级提出保证，现在可怎么才能完成任务呢？在车灯的照耀下，万师傅显得既严肃又镇定，他一面和对面驾驶员打招呼，让他们即刻找车站联系，派人来帮助；一面对依南柳和备车的驾驶员简短的动员：

“咱们不能等待，争取时间要紧。在战场上，车子晚一分钟到达，就可能影响整个战役；咱们在这里多停留一下，傣族人民就要晚一天发电。一个战士就要坚决完成任务，不管怎样也得按时到达！同志们，怎么样？搬开石头扫清道路！”说着把上衣一脱，爽性只穿一件白背心。

他挥动隆起肌肉的臂膀，用链条把一块大石头拖到公路旁。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万师傅的汗水和雨水早就分不清了。他越干越猛，还用他那又沙又哑的喉咙唱起“雄赳赳气昂昂”来。大家受了万师傅的鼓舞，也拚命地干起来。依南柳觉得师傅简直象一个巨人，跟着他是永远也不知道困难的；当年他就是以这样的英雄姿态，驾驶着汽车，冲过敌人火力网，给前方运送军火；如今为了让傣族地区早日发电送光，他又一次的投入战斗。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师傅而自豪，也更体会到怎样才是个革命战士和真正的工人阶级。远处汽灯、火把象一条长龙似的游动过来，支援抢修的人群正源源开来，欢呼的人声，在山谷回旋，路面上的巨石、泥土终于清除了，一条金色的道路又在眼前出现。

紧张的战斗刚刚过去，雨也停了，天空渐渐现出一条彩

虹，空气变得特别清新。万师傅擦着额上的汗水，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大拖车平稳地转过山坡，蓝悠悠的江水看来那么平静、那么深彻，依南柳满身都是泥，她虽然很羡慕那些打散了头发，在江边洗澡的姑娘们，可是她更想快快渡过江去，把那小房子似的变压器，准时送到发电站。

四

敲着象脚鼓，跳着孔雀舞的欢迎队伍，向大拖车迎来，姑娘们还给车子插上一束束鲜花，这是傣族人民又一次大喜的日子。车子刚停下，就看见工地上早就贴满了报喜书和决心书，红红绿绿的傣文标语十分显眼。工地上人山人海，

“水！水！水！”的欢呼声象浪潮一样，此起彼伏，起重机象一支伸入天空的巨臂，把小房子似的变压器运送妥当，人们马上动手安装起来。首先来欢迎的是爱说话的老支书波一艾，他仔细地端详着依南柳，欣喜地说：“孔雀公主飞过的地方长满菠萝香蕉^①，你走过的道路给大家带来了光明，依南柳，你到底学出来了。等到回到寨子，我要跟你阿爹说：

‘你的女儿，不是平常的人，是天上的一颗星星，’还记得你哭着舍不得离开家的事吗？”依南柳不好意思地止住支书的话，介绍说：“这就是教我开车的万师傅。”万师傅风趣的答言：“怎么，去学本事还要哭？依南柳怎么没有告诉我呢？”支书却一把紧紧地握住万师傅的手，爽朗地笑开了：“咳！咳！见到你，我的眼睛多么幸福，好心的汉族老大哥，你把

^① 傣族传说“召树屯”中的情节。

我们傣家姑娘教得多么聪明！”“我也听依南柳时常说起你，你们电站修得可真快呀！”几句简单的对话，就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老支书和万师傅一见面，就象吸铁石一样彼此吸住了，而且不容万师傅分说，就拉着他到工棚喝香茶去了。

依南柳刚一转身，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了，依南柳忍不住心跳得厉害，这个黑眼睛宽肩膀的岩欣，看来晒得更黑了，脸上带着天真而傻气的笑容。

“依南柳，你回来了！”大概姑娘的神色感染了他，他也变得局促不安，想好要说的话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你的书，我带来了。”

“太好了，我正需要。”接着是一阵沉默。幸好依南柳问起了这座电站修建的情况，岩欣的话才象流水似的倾泻了出来。

忽然他止住了话头，从腰里抽出亲手削的短笛，轻轻地问道：“依南柳，你愿意听听家乡的笛子吗？”

“连梦里都想呢！”依南柳刚说完就发觉自己失言，羞得脸都红了，幸好浓密的菩提树遮住了她。一阵狂喜的神情掠过岩欣的脸上，他尽情地吹了起来。

从发电站爆发出一阵欢笑，灯光刷地亮了，这幸福的电流，照得大地如同白昼一般，给傣族人民带来一个夜太阳；它照着工地上每一个人，也照着依南柳和岩欣这一对幸福的傣族青年。

安那玛

沿着一条从石岩中新开的公路，我走向将带给撒尼人民幸福的第一座水库。“力争上游”的优胜红旗，在松毛搭起的工棚顶上飘扬，凿岩机的喧噪，在荒山中发出跃进的旋律。

圭山石多成林，工程非常艰巨，水库的沟渠几乎全是地下隧道，从地面打下去的天窗就有二十几公尺深。我抑制着自己不往下面看，但是踩在泥滑的梯子上，两腿还是免不了微微颤抖。一股强烈的硝烟混合着闷热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立时感到头晕目眩，衣裳都被汗水浸湿了。汽灯发出蓝光，照着满墙的标语：“高山挡不住我们的双脚，石头硬不过我们的决心。”

一个刚刚放下风钻的工人，脖子上围一条毛巾，戴着口罩，满身都是灰硝，象个面人似的，一把拉住我，高兴的叫着：“哎，小夏，你来了？”

我愣了一下，没能马上回答。

忽然爆发出一阵清脆的欢笑，那声音象山泉的流淌，又

象突然上升的琴弦。她把安全帽向上一推，露出一张年青姑娘的脸。“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安那玛啊！”

安那玛！不错，就是她，凭这笑声，几十里以外，我也能辨别出来；可是眼前这个姑娘竟会是安那玛吗？

记得三年以前，一个雨季的傍晚，我初次来到圭山。高高低低的松林，被雨水冲洗得更加青翠，一丛丛的杨梅，闪着晶莹的红光。暮霭中，淡淡的采虹，把远山、白云罩在它那弧形之下。我贪婪的看着这大自然的精心之作，不提防脚下一滑，几乎摔下坡去。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接着闪现出一个撒尼姑娘，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山羊，羊颈子上的小铃叮当作响。

这个姑娘长得很美，鸭蛋脸型，高鼻梁，眉毛又黑又长，眉尖顽皮的向上挑着，复盖着一双充满喜悦的眼睛。她笑着替我接过背包，大胆的抓住我的手，用撒尼话问了我一句什么。我猜想她大概是问我从那里来，就回答了她。她摇摇头没有听懂，却又毫无顾虑的大笑起来。我只觉得她的快乐感染了我，我也跟着她笑个不住。虽然我们彼此还不能畅快的表达心意，但这种发自内心的欢笑，却把我们沟通了，使我初次见面，就能窥见撒尼姑娘纯洁而热情的心灵。

晚上，月亮从浓密的核桃树空隙中，洒下一片一片的白光。踏着林子中间的石头路，我们和老乡长正一齐去开会。一声竹笛划破了寂静，迎面跑来一个姑娘，后面一个小伙子追得喘个不停。老乡长皱起了眉毛，好象要责备她似的。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在路上遇见的那个黑眉毛爱笑的姑娘。通过老乡长的介绍，我知道她叫安那玛。

“是个好姑娘，只可惜太年青了啊！”老乡长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

那一晚上，也许由于好奇，安那玛竟跟在我身边参加了开会。她象坐在荆棘上那样不安的转动着，老乡长讲解办社，她好象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一会拉拉我的袖子，在我耳边说了一句“玩去！”那双充满喜悦的眼睛，在黑眉毛的复盖下，闪出一个狡狴的微笑，一会又以一副认真的神情，倾听远处的笛声。好容易熬到散会，她揉揉快要合拢的眼睛，却又精神百倍起来，拉着我就往公房跑。

火塘里烧起松枝，发出红红的火光。安那玛一走进门，公房立刻活跃起来，小伙子对着安那玛，把大三弦播弄得震耳的响，唱道：

最香的是桂花，
最美的是山茶；
十八岁的安那玛，
赛过桂花和山茶。

两座山能合成一座吗？
两条河能流成一条吗？
美丽的安那玛，
你肯不肯回答？……

安那玛却象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似的，只顾一味跟我谈话。一对精致的口弦垂在她那镶花的衣襟上。她问我昆明是个什么样？公房多不多？我告诉她：昆明是个城市，有很多

工厂和学校，但是没有公房。她似乎听懂了，惊得眉尖向上挑着，好象很难想象还有一个和她们这里不相同的地方，而且竟没有公房。按照撒尼族的风俗习惯，姑娘长大了都到公房住宿，在公房里，欢笑可以冲淡一天的疲劳，并且在歌舞声中选择一个终身的同伴。公房对她们是多么亲切而且重要啊！

头天直玩到深夜。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安那玛就约我跟她一起下地做活。远山罩在雾气中，林子里静悄悄的，家家大门上了锁，连鸡、狗都赶上山了。安那玛背着竹箩、锄头，两手插在腰间，踩着舞蹈似的步伐登上山去了。

遍山的耕地几乎都是从石头缝里开出来的，稀稀疏疏的荞麦，正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

“安那玛，你们这里没有水田吗？”

“没有，山上没有水啊！”安那玛不在意的回答。

我马上想起林里那个唯一的混水塘：人喝，牛饮，泡麻杆，洗衣裳，全在一起；又想起安那玛家里那一对干裂了的香椿木做的水桶。听说干旱的日子，人们还要到十几里外去挑水喝呢。水啊！真是比油还宝贵。

“不能想办法找水吗？”

“我不知道！”安那玛笑了一下，她显然对这样的谈话不感兴趣；却很有兴致的拿起绣花的包头，要我帮她选配丝线的颜色，一面无拘无束的唱着，好象从来不知道忧愁。看来她对一切都满意，她很深的爱着自己的家乡。

回到报社以后，很长的时间，安那玛的笑声一直在我耳边缭绕，也记起老乡长的话，“是个好姑娘，就是太年青了